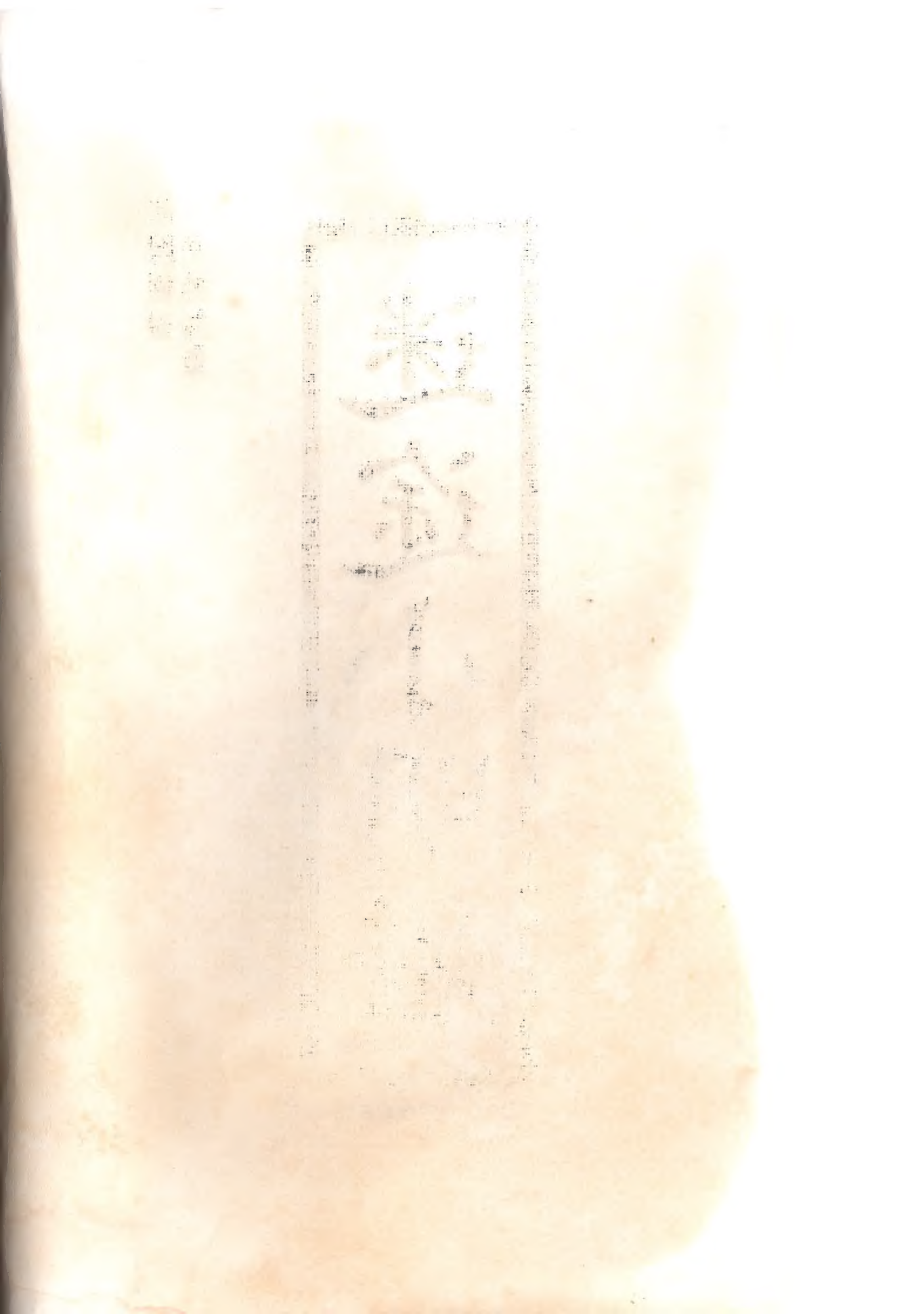
迷途小明燈

印贈善書
功德無量



印贈善書
功德無量

迷途小明燈



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

衆善奉行　諸惡莫作



編譯者序

最喜舊景不改，青山綠水徘徊。清風去，細雨來，吟哦道詩自在，走路搖搖擺擺。乍看黃昏射雲開，忍不住喝采，笑那俏皮男孩，動不動譏我癡呆，豈知道？這才是個悠哉遊哉，這才是個灑脫放懷。長柳垂飄，愛鬧荷花含笑，心下清涼過橋，夕陽撒嬌。淡泊寧靜消遙，名利外物不纏繞，看看還是這般好，還是這般好。

此書內容，本為二卷錄音帶之講詞，前輩們有鑑於音帶稀少，難為廣聞，故囑咐後學，將之編譯成書。原後學自愧所學淺薄，文章醜陋，不予允諾。一日，前輩再提此事，經後學再三推辭後，遂感慨而曰：「世人難救，我不救之誰救？道務難為，我不為之誰為？唉……」自是內心含淚，「諾」之一聲，遂於八月下筆，歷經四月時光，多人之助，此書乃告完成。書名曰：「迷途小明燈」。書內文詞力求簡白、通俗、生動、確實，暗料諸位閱起，皆得清晰明瞭，不感深澀；其中參雜之詩詞，願更能增其可愛之處。於黃小姐講詞之中，不僅多處足令吾人警惕，亦可現出，黃小姐乃如是純真，如是善良，實不愧為吾道中捨身之清修坤

道，縱彼曾自礙一時。

蓋時值午未交替，明師應運，道降火宅，大開普渡之際，誠爲亘古至今，六萬年來未有之聖業，有緣人得逢此白陽之世，實是行功了愿，離苦得樂之最好時機。觀斯時佛堂如林，道親比比皆是，令人不覺怡怡；然仙佛何以常有「求道者如牛毛，修道者如牛角」之嘆耶？後學自究其最大原因，無非「認道不清」「道理不明」「無心修眞」三者；是故自普渡以來，知大道可貴可修者，何寥寥也？道傘將收，浩刼將臨之今，能體 師尊、 師母之心志，修己渡人，道心不轉者，更河寥寥也。噫！生死大事爲要，可修之日無幾，急進者上智也。

此書付梓之後，不接近佛堂之人，皆能多近佛堂；不曾求道之人，皆能誠心求道，即算是余編譯此書之最大期望矣！

詩曰：仙佛本是世人修，世間如雲非久留。
明師既點通天竅，急急行道莫他求。

學蓮小儒 六十八年十一月
寫於大社翠屏岩

(一)魂體離身六天

道親虛驚一場

詞曰：黃昏時節日西落，悄悄獨攀翠樓。對斜陽浩嘆，轉眼又秋，猛聽得歌聲作，猛聽得燕叫愁，世人只爲奔波瘦，誰慕古杭州？想英雄多少恩怨成敗，想人間富貴幾秋，回首看看萬般塵埃化，惟青山依舊。觀浮生一場，醉人似比醒人多，倒不如學那柳兒風流，經爲友，水爲酒，詩歌一曲樂悠悠。

今晚見到各位道親的誠心和熱忱，小妹之欣喜不知如何說起；大家犧牲了寶貴的時間，辛苦的委屈此地，小妹在此也深爲感謝。

大家的心，也許跟小妹一樣，過去雖然很虔誠地禮佛修身，但總是懷疑著「眞有天堂和地獄嗎？」今晚不妨來聽聽小妹講述，所遇見的天堂和地獄情形；希望所講述者是大家想了解，並可作爲修道參考的。小妹因家住海口地方，若有腔音不適或聽聞不清之處，還請見諒。

小妹在道場上十餘年來，常常聽見許多道親說：「要好好修呀！不然會下地獄受苦，萬年不得超昇喔！」但因爲天堂地獄非我們肉眼可見，所以不論前賢或辦事人員向我們慈悲起有關天堂和地獄事情後，心中總會如此疑問：「儘管咱們論得一大片，講得天花亂墜，但究竟天堂在何處？地獄又在那裡呢？」疑問之後，便十分的難過，並且還會反覆地想來想去，「若眞有，那天堂是什麼情形？地獄又是什麼情形呢？修道眞能上天堂嗎？無修不善之人，眞會墜落地獄嗎？」

雖然只要求道之人，遵奉五教正法，認理修身，念念純正，即可返歸理境，不必以顯化醒世；但爲何又有這回的顯化呢？這可以說是上天老中及仙佛的慈悲，目睹着道心高一尺，魔考高一丈，悲嘆着求道者如牛毛，修道者如牛角。所以，爲使求道的人快快修德，知修之人能更增信心，才發生了這件事情。

小妹昏迷的日期是今年（六十七年）的元月廿二日，廿二日以前，有兩件事

情應先提起。有一位住在彰化的黃太太，素來以經營素蝦仁、素魷魚等素料爲業，不幸於前年九月因車禍喪生，直到今年正月十九日方才出葬；那天，小妹也參加過她的出殯喪禮。後來小妹就是曾經和她相遇於三關九口。廿一日下午，有一位領導天倫佛堂的王經理，遇見了小妹，便慈悲說：「求道的人，應一心向道，所立的愿，須照愿實行，愿未了也就不能返理；而你現在所作所想的，卽是無遵循誓愿實行。」當今社會上的人常說：「無錢作無善事，無錢修無道」，五年前，小妹的心就是受了這些話的影響，「嗯！人家說無錢修無道哩！那若不賺些錢怎麼可以？」所以這些年來，小妹就是只顧賺錢，不管道務。但是在今日道場之中，應是聖凡兼修，重聖輕凡的，而小妹却是有凡無聖，總認爲賺錢最重要，賺到錢後再修道未遲。因點傳師早就看出了這一點，才會如此的成全小妹。小妹聽了經理的話後，硬著頭皮便說：「賺錢比較要緊，人家說無錢修無道，無錢作無事。可見金錢是多麼的重要！賺錢是一個時機呀，錯過時機就賺不到錢了。」小妹當時就是向點傳師如此應對，因爲如此的觀念和說法卽是錯誤，故在點傳師慈悲後的隔天，事情就發生了。

　　二十二日下午，小妹本來已稍有感冒，一時覺得口渴，端起茶水，正想喝之際，忽然頭暈目眩，站身不住，在那種情形之下，我的身體應該是向旁縣倒，或

是向前撲倒，然而都不是如此；只覺得似有一股力量，迫使我向後一直轉身，等到身體倒下時，小妹已不省人事了。外邊的壇主和道親們聽見「砰」的一大聲，連忙闖了進來；見小妹倒在床上，呈昏迷的狀態，叫喚不醒，從此十分驚憂，以爲我將撤世而去。小妹一共昏迷了有六天之久；在六天裡，雖牙齒僵硬不開，一滴湯茶皆無入口，但體溫臉色却也十分正常，與睡眠無異。那是在第六天醒來之時，道親們告訴我的，此爲後來之事。

㈡道親無修回天

三關九口驚魂

詩曰：青山綠水年年在，青春花謝不再開。
　　人生惟有百年日，不覺生死空去來。

再曰：黑髮容易白髮生，豈可老作輪迴人。
　　翠屏岩上鐘鼓響，教人生要怕黃昏。

三曰：不修不學空渡日，同邀佛堂苦推辭。
今將大道棄如土，難過關時你就知。

却說小妹昏沉之後，只覺得身體十分輕飄，而且一直向前飛奔。等到恢復思想和全部知覺時，已經來到一處陌生而奇怪的地方；一眼望去，所見皆是雲霧，無有一人。說是無有一人却也不實；首先，小妹看見我已歸空（逝世）的二叔在前方徐徐走來。發覺二叔出現，就如同在凡間看到死人復活一般，內心有萬分的恐懼，於是拔腿就跑，不久，看到了一棟壯觀的房子，就飛快地跑入，不管主人允許與否。剛進門不久，却突然與前面所講的黃太太不期而遇了。「哎呀！黃太太不是已經去世了，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好嚇人：：。」難怪小妹害怕，因爲她的臉色在此嚇得發青，並且臉蛋縮成好小一張。黃太太一見是我，就一把拉住說：「黃小姐，等等再走，拜託妳幫我說說吧！」因爲她是道親，小妹始終不敢對她表明：「妳不是已經死了嗎？我怕妳呀！」故只好加以推辭，「到底要我幫妳說什麼？我不會說呀！」「我問妳什麼，妳就答什麼，求妳幫幫忙吧！」黃太太一直拉着懇求。原來，這裡就是三關九口的出入口，殿內的佈置十分莊嚴整齊，情形有點像凡間的銀行，不過其精美程度決非銀行可比，櫃台台面晶晶發亮，椅

子外形則有如龍頭一般，一張張地排列。其招待情形更是相同，譬如有錢人走進銀行，裡面的人員就一直招呼點頭，笑容可掬。若存款少的人走進銀行，則少有獲得笑容招呼的，當時小妹並無想及這是修爲和功過的原故，只是心中暗暗感到不平。

却說黃太太正拉住小妹不放時，就有一位頭載閃閃金冠，身穿莊嚴吏袍的仙官走來，他看了我們一眼，就很迅速地翻閱手中的大册子，一會兒就喊出黃太太的姓名。正當黃太太鬆手，轉頭聆聽仙官說話時，小妹便放輕脚步，慢慢溜了出去，那時候，仙吏在問黃太太的問題，小妹已全未聽得。脚剛踏出大門，便聽見黃太太向我喚了一聲，回頭一擺，才見大門正面懸着一片横匾，寫着「三關九口」四大字，金光炫目，「哇！三關九口，我怎麼會來到這裡。」正吃驚之際，黃太太又喚了小妹一聲，不呼則已，這一呼令我驚慌，連忙拔腿又跑；直跑得已覺甚遠，方才慢步下來。

(三)置身迷茫雲路　喜遇前輩引導

歌曰：世間如演戲，世人最易迷。如演戲呀，如演戲，演生各披不同衣，裝瘋賣傻不得已，有的作官拿金筆，有的街頭叫寒饑，有的得運富貴齊，有的落魄淚暗滴。看到丑角笑不已，看到苦旦替哀惜，看到忠良人人喜，看到奸臣人人氣，雖是演戲，其中通妙理。勸人莫耍詐機，勸人心地要洗，無義之利莫取，作人作事合宜，這本是戲中眞意，不料觀衆入迷，弄假作眞劇。看他上台打奸細，惹得我在旁笑嘻嘻，笑嘻嘻。

不久，小妹又來到了一處白茫茫的地方，眼前的一切十分朦朧，走在其間，

一種寂寥的感受不覺油然而生。「糟了，這裡又是什麼地方？出來了這麼久，不趕快回佛堂怎可以呢？怎樣走才好？……。」雖然兩腳不停地走，但頭始終是轉來轉去，甚是疑惑，忽然，茫茫中出現了七條人影。因一片朦朧，根本看不清對方，「這下子真的糟了，這些人不知是乾道或坤道，如果是乾道就悽慘了。」等凝神仔細一看，才發現一位在和美去世的陳經理走在其間。小妹更恐懼了，「哎呀！陳經理不是已經去世了，怎麼在那裡出現？」於是便想找個大石、草堆或樹後藏身；但一切皆是白茫茫一片，那裡去躲。一瞬間，陳經理一行已到小妹面前，叫了「黃小姐」，嚇得小妹雙脚軟弱無力，「咚」！跪了下去，垂着頭暗嘆：「我是怎麼啦，爲何總遇見去世的人。」陳經理說：「黃小姐怎麼也來到這裡呢？」小妹因追隨陳經理亦有多年，故陳經理與小妹很熟。「小妹想回去啦！」小妹顯得可憐兮兮，差點哭了出來。陳經理說：「好，我帶妳回去。」「小妹是要回本堂喔！」小妹心中高興極了，「這裡不會是外島，也不會是太空世界，相信不久就可以回到本堂了。」於是就站了起來，隨着他們前進。點傳師的左右兩旁隨侍着二位十分莊嚴的仙吏，一位拿著仙棍，一位揹著仙繩，二物皆閃閃發光，餘四位則跟在其後隨行　小妹並沒有請教陳經理是什麼職位，不過經理的金衣上面，繫著一塊狀似梅花的東西，小妹雖想請示，但總是開不出口。就在這一路無

言中，我才發現自己是赤脚走路，自覺甚難以爲情，所以一面走一面找百貨行，想買雙拖鞋穿穿。可是看來看去，還是白茫茫的一片，那有什麼百貨公司。看大家皆衣冠整齊，怎麼只有自己穿著花衣，打著赤脚，還有一頭蓬髮呢？心中不覺地難過起來。「這是台灣的什麼地方呀？怎麼都沒有住家和行人呢？我這樣子要是讓人瞧見，不以爲我是瘋子才怪呢？」一行人默默前進，很快地就來到一道朱紅大門前面。只見祥光繚繞，彩雲冉冉，甚是壯麗；大門上面寫著「理天」二字，金光射目。「咦，經理不是要帶我回本堂嗎？怎麼來這裡？」小妹正疑惑之際，忽然，經理一行十分迅速的前進，看來毫無移動脚步，好像是滑進，也好像是飄進。小妹一見，連忙拼命地跟跑，却不料剛到大門，脚步忽然自停，並且不能控制平衡，頭部好像一直向下，整個身子似要倒翻過來，痛苦得小妹直把肚子抱緊。雖然小妹欲勉強行進，但脚一向前移動，便迅速滑回，屢試皆然。眼看經理一行已逐漸走遠，爲何只有我一人走不過去，而且雲霧朝臉部襲襲滾來，令我視力更加模糊，於是心中發酸，更是焦急。「若貞跟不上他們，留我一人在此，不知怎麼辦才好？」便大聲地喊說：「點傳師呀，我走不動了，你們先走吧！小妹在這裡等你們，小妹無法再走了。」話未完，經理和跟隨的六位仙佛早已轉身過來，一言不發；只見那位拿著仙繩的仙佛，解下二圈，抛將過來，繩尾正落在小

妹跟前；小妹見此，也就傻傻地將繩子拉住了。自從拉住繩子以後，腳雖未動，但却一直迅速的滑進，與經理一行的前進方法相同；令人奇怪的是，小妹的體重雖無減輕，但他拖我却也毫不費力。如此快速的前進，不久就到了一座金殿的前面停了下來。這金殿看來雖不怎樣高聳，但見瑞氣騰騰，更奇異的是，這座金殿並沒有和雲地相連，乍看起來好像是飄掛着一樣。那道樓梯大約只有十一、二層，也是無和雲地相接，「嗯：：，好奇特的建築物，怎會沒跟雲地連接？」這個時候，立於經理旁邊的二位仙佛，忽退後與另四位排成一列，好像在等待什麼似的。一會兒，就來了二位如金童玉女般的仙子，手中還端著兩個大小不等的藍盒。二位仙子向點傳師打個禮後，便打開大盒子，取出一件閃閃發亮的金衣，叫我穿上。小妹眞是驚訝不已，金閃閃的彩衣，我怎好意思穿呢？「經理呀，這衣服金閃閃的，小妹沒穿過，所以不敢穿，有沒有較普通的一件呢？」經理便說：「穿著穿著，沒時間了，敢快穿著。」其他並無解釋什麼，小妹也就不再推辭。另一位仙子又打開小藍盒，拿出一雙小巧玲瓏的繡花鞋遞與小妹。小妹赤著腳，本來就想找雙拖鞋，現在有鞋子可以穿着，自然是十分高興，但見這雙繡花鞋像極了古代的五寸鞋，實在小得太可憐也太可愛了。「點傳師呀，有沒有較大號的？這雙鞋子這麼小，我的腳這麼大，不能穿啦！」點傳師說：「會的會的，趕快穿

穿看。」小妹只得依從其言，果然，雙手先拉寬鞋口，脚尖一伸便穿了進去。自從穿上仙鞋，身子才得穩立雲地，否則眞是很不自在，頭一直向下墜。衣鞋穿齊之後，小妹思潮起伏，「要我穿這個樣子幹什麼呢？……這金殿怎麼沒有連在雲地？若在殿中摔下來，一定會摔死的。」心雖想，但始終不敢言出。「點傳師呀！這金殿沒有樓梯，人怎麼上得去呢？」話剛說完，那道尺餘寬的樓梯，忽然變成在小妹的跟前了。「黃小姐，趕快上去，趕快上去。」「點傳師呀！要上去嗎？」「是的，快快！」正欲爬梯，先看了看金衣，「這衣服這麼漂亮，穿在身上眞舒服，不過這是借穿而已，萬一弄髒了怎好意思呢？」想了想，就將彩衣的裙部拉高一些，走將上去。爬到一半時，「咦，叫我上殿幹什麼呢？不知點傳師和仙子要一起上來嗎？」便將頭部回轉觀着，却已經看不見他們的踪跡了，於是就這邊看看，那邊望望，等到擡頭之時，却已到達了上方。「咦，這梯沒有連在雲地呀！那我剛才是怎麼起來的呢？點傳師和仙子一行到那裏去了，怎麼看不見？」原來這十一、二層的仙梯有忽變上忽變下的妙用。「上來，趕快上來。」仙子忽在梯上輕呼，站在梯中楞住的小妹見仙子已在上方，也就放心的爬了上去。

(四)瑤池拜謁慈中

九品蓮台玄妙

詩曰：世態人情經歷多，惟讚道容傲王侯。

勸人早築西方路，世漢迷迷不肯修。

再曰：道德增減目不見，世間貧富人皆知。

今日不行修眞路，黃泉途上悔恨遲。

三曰：眞道眞考非虛言，考魔時時在身邊。

修道若無考魔降，茶樓酒館盡神仙。

進入殿堂之後，點傳師和仙子並無對小妹交待什麼，就跪着參駕，小妹看見前輩們皆已跪下，不敢獨自站立，連忙拉起衣服也跟着跪下了。「這是什麼地方呢？怎麼沒有告訴我就把我帶來，不知怎麼參拜才對？」點傳師他們參駕完後，便兩旁分班而坐，只剩下自己跪着楞在那裡。因爲此處看來格外莊嚴，經理和仙

子他們分坐二邊，又連動不動，所以小妹心中逐漸畏懼起來。「尷尬死了，怎麼剩下我自己呢？不知要怎樣參拜稱呼才好？」仙子見此遂曰：「妳很幼稚，妳每天禮拜何人都不知道嗎？」「我怎不知，就是禮事　老中娘呀！咦！眞不知　皇中是乾道或坤道哩？」心中就這麼想。因好奇所使，就偸偸地往上一瞧。「咦！還會笑呢！」只見　皇中兩耳垂肩，嘴露微笑，其他如眼鼻額髮則被一團毫光罩住，看不出是乾道或坤道。也許　皇中和仙佛只是一道靈光，沒有所謂的男性女性，祂化什麼，我們就只能看到什麼，不然只是見到一團金光，怎知祂是何許神聖？因　老中看我驚怕不已，就微微一笑，我一驚祂就笑。雖然　老中是那麼地慈祥和靄，可是小妹依然心神緊張，好似置身寒冬，手脚直抖。不一時，　老中丟下一本書籍，「恰」的一聲，「糟了，看來是要對我考試了。」就翻了翻書本，「不好！裏面的字亮晶晶的，如果問下去，一定會丟盡臉皮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」因心中如此煩腦，於是手脚不禁地更加顫抖起來，感到全身冰冷。好在這不是眞的考試前奏，　皇中見小妹怯得不敢擡頭，便啓開金口，開始向小妹慈悲說法了。慈悲完後，就命一位仙子端著二册書本，徐徐走下台階；不料仙子走到小妹前面却跪著承書於我。「唉喲！這位仙子怎麼也跪下來，怎麼辨？」正驚慌之際，却見仙女手上掛着一塊金光耀目的金牌，注目而視，方見牌上刻有人的姓名，

寫著×××玉女，「嗯，大概這就是瑤池的玉女吧！」

不久，玉女見我楞呆了，便微笑地牽我起立。站立之後，老中很莊儀的說：「妳轉頭看看後面。」小妹感到十分奇怪，「要看什麼？」轉身一看，「哇！堂內怎麼會有這麼多這麼多的蓮花，咦，爲什麼有的會轉有的不會轉呢？大概是生銹了吧！……」眞像台北兒童樂園裏面的碗一樣，轉來轉去的。」小妹正看得開心時，玉女就開始向小妹介紹：「這些蓮花代表什麼，妳看得出來嗎？見妳看得這麼開心，一定以爲它們很有趣。其實，這些蓮花就是今日在凡間修道者的蓮台位。」「剛才妳不是一直在懷疑，爲何有的蓮台會轉，有的不會轉嗎？妳看那座正轉動的蓮台，像這種正轉動的蓮台，就是表示這位修道士能認理守道，修己渡人，並且是多方面的精進，內外功並行的大有爲賢士。由於他的智慧和功德有進無退，所以蓮台越轉越大，越轉越高，顏色越美越亮。」「妳看，有的轉得很快很快，連續昇上好幾層，但却忽而停住，動也不動。這就表示這位修道人，求道之後，起初很好道修德，可惜缺乏恒心的勇力，只是五分鐘的熱度而已。至此雖知大道可貴，但內外功却不再增長；聖賢大志，慈悲道心已被時間冲淡了。學道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像這種修士，若不能再度精進起來，惟恐道心漸退，智慧漸鈍，功德漸消！其蓮台雖然能暫時保持於此層，但不久以後，便會徐徐向

下而降。」「妳再看！有的蓮花一轉就轉出這座九品蓮台之外，這就表示此位修士，或經不起魔考打擊，或自考自倒，已退道不修了。若要使這朵蓮花再入九品蓮台，除非這位修士能早日醒悟，誠心懺悔，從頭作起方可。所以在凡間的修士，其修眞情形如何，不必法律主或諸神明查看，就只看蓮台卽可一清二楚。」玉女講完之後，小妹就仔細地觀察一番蓮台，方眞發覺各各蓮花皆不盡相同。譬如上品的蓮台，不但高大漂亮而且光彩耀目，而那些退出的蓮花就迥然不同，不但呈枯萎狀態，而且縮得好小一朵。

當小妹走近大蓮台，有意看得更清楚時，才又發現到個個蓮台上不但刻著姓名，而且都現有人的面容，神情就如同打坐時的臉一樣，沉靜莊嚴；不過有的顏面很清晰，有的就很模糊。這時，玉女也已走到小妹身旁，「其實，壇主、清口道親與一般道親的蓮花台是有差別的，妳看！這種就是……那種就是……。」玉女是那麼熱忱的說明，小妹也一一的觀看。眞是可嘆！就連有些壇主修到今日，不但其蓮台縮得好小，且連容貌姓名也都十分迷糊，若要看得稍微清礎一點，除非伸頭過去，否則是辨不到的。有的道親雖然有所修爲，但心並無堅定，故蓮台上的本魂就會振動不定，抖這邊抖那邊的。「呵呵！蓮台上還有閃光哩！」口雖無言，心只此一動，那知她已知道，「那是不良現象，並非發出閃光。此

即表示在凡的這位修士，道心已經動搖。若考魔重些，即有退道可能。因其道心不固，故本魂有此現象發生。」她又指出許多本魂臉上沾有黑點紅點等的蓮台給小妹觀看，並表示這些污點是因爲吸煙喝酒，或七情六慾過重所造成的。小妹看完之後，不但訝異，而且讚嘆不已！原來，修道人在天上現有一個修道形像於這座九品蓮台，而且逼眞分明，似乎每一個蓮花位，都有一股不可異議的生命力，依附在每一位修道人的心性之中，隨修士之靈明而光彩，隨修士之沉溺而黯淡。

所以　皇中見我轉身就說：「妳要趕快去成全衆人。不要說一般道親，就連有些身負重任的壇主和辦事人員也都快完了。」「沒有啊！大家都很認眞修道開荒哩！」「妳怎麼知道？妳既無得具神通、慧眼，也沒有時時刻刻跟在其旁，哈，妳會知道？」「是，我是眞的不知道，成全是很好啦！不過一想到成全，我就心灰意冷。」「什麼！爲何會心灰意冷？」　皇中似乎很生氣的樣子。「要去成全後學，有時是日夜不分，冒風冒雨的。可是講到半小時，官考一至，全嚇得抱頭鼠竄，只剩自己一人。說到成全，眞叫人心冷。所以我才打算先賺些錢後，再來成全未遲，是這樣的。」　老中說：「修道人若無種種考難，就如同教學一樣，沒有考試就無法分出成績的好壞，所謂特優，優等，甲等等，皆因此而分。這座九品蓮台亦然，無考驗即不能分出所謂的九品。所以說『考後見眞心』，若無考

魔，花街柳巷，秦樓楚館，修道人不是也可以無忌地隨進隨出了嗎？」想來還眞合理，修道無考魔，鬼妖也作佛，於是小妹才說：「 皇𠁦啊！在可以的情形下孩兒一定盡力成全，不敢有違 皇𠁦之意。」 皇𠁦聞此，對着小妹一直點頭微笑，心中似乎十分喜悅。 祂始終是那麼地慈祥、和藹……。

(五)修煉所看風光

不會還會再來

詩曰：仁慈寬和學蕭灑，誠意正心樂無涯。
天上有他神仙客，世間有我道德家。

再曰：勸人莫起不平心，是正是邪衆知明。
萬門本來歸一理，大毀大謗罪自承。

三曰：終身昏昏醉夢間，難得浮生半日閒。
早知無常來得速，却悔當初不修仙。

拜別　皇母之後，點傳師便帶着小妹來到修煉院，觀看歸天道親的修煉情形，點傳師說：「清口與沒清口的道親，修煉的地方不同，有修德清口道親，一旦回天，就先在靜修所修煉性光，等性光修足方才復出，或解習先天道法，或受拔晉仙佛院，消遙自在。而沒有清口的道親回天，因未斷食肉食魚的嗜欲，缺少清陽仁和之氣，所以還須在別所修煉一番後，方得進入靜修所修煉性光。所以凡間的修道人，在環境的許可下，應急早清口立愿，免得等回天之後，才再來修煉純陽仁和之氣。有的修五年修十年還不能煉淨，眞是自誤佳期前程。」小妹看這些修煉的地方，有如凡間的小鄉鎮，分成一角落一角落的。每一處修煉所的事務都十分繁多，尤其在三陽開泰，降道收圓之今日。其名目甚多，如淨氣亭、禮儀堂、參禪堂、誦經堂、靜養堂、宣講堂等等。在物慾横流的今天，道親們撤世而歸，因久受世塵所染，致使心神比較浮動，所以回天後，都必須先修煉性功，淨化心靈，原因卽是在此。因在每一處修煉所修習，皆有一定期限，所以不能讓人隨意進入或參觀，以免躭誤修煉功程。但因裏面有幾位道親，在凡間之時，曾與小妹結緣過，故仙官才帶出了一位道親與小妹談話；我們談了許多，不過最主要的還是關於他女兒的事情。後來，小妹回凡之後，曾問過他的家人；結果與他的說法完全吻合。想必那是陳點傳師和仙官的慈悲，為使小妹提高信心，才破例帶出那

位道親與小妹會談。

在那裏學習道義，十分莊嚴；有乾道有坤道，有老年人也有小孩，不過還是乾坤分班，肅靜端儀。小妹也跟着一些前輩，在旁聽了一下，一直想見到他們學習的神情，但不得如願，因爲他們先我而來，故只能看見前輩們的背部。小妹也參觀過一些四、五十歲太太學習禮節的情形，噯！眞令人嘆息，就連一個參駕的禮節，學了半天還學不通。其中一位太太就說：「呼！求老師慈悲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，我的腰酸得快斷了，背也疼得不能跪了，休息一下吧！老師。」「不可以，誰叫妳不注心一點，學得那麼久呢？一定要學會才給休息。」「好好！學就來學，呼……。」雖然十分嚴格，但如此一來，學習的人便比較會謹愼專注，其功程自能比較迅速成就。

另有一處禮節班，因始終拜不整齊，所以學得很久很久，其中一位忍耐不住，就徐徐站了起來，「老師慈悲，讓我們停一下吧，噯唷！苦極了，休息後再學就會整齊了。」「不可以，拜整齊後，才給休息，拜不齊就得一直學下去。」看她們這麼辛苦，眞是有點心寒。所以說，在凡間就應把禮節學好，不要等回天之後再學，否則一定要付出更多的辛苦。點傳師指着前方說：「黃小姐，前面還有更值得參觀的，何不前進？」小妹到這裏，因爲一切均感好奇，所以一溜，就跑

往點傳師所指的方向去了。其實，小妹當時並不只是想參觀而已，還希望能找個較相識的道親，晤談一番，問問他（她）：「你怎麼來這裏呀！這裏是什麼修煉所？你過得可好嗎？……」跑到門口，正想伸頭探望，却被守門的仙吏合掌伸手擋住，威而不言，好像表示不可輕易進出。小妹見此，只好站在門前呆立。一會兒，點傳師也已到來，笑着對小妹說：「剛才性急，闖了黃燈，如今在紅燈路口等我了吧！」小妹暗暗慚笑。點傳師的手中好像示出一片證卡，那仙吏一見，便立刻跪下，恭行稽首之禮。由此可見，這裏的行禮方式，不是恭手作揖，便是以稽首大禮行之，與手舉得高高的凡間有所不同。

當點傳師和小妹進入講堂後門之際，便已聽見台上的仙師一直講解道義，講得十分流利清楚。有時講到一半，便叫那其中某某幾位口試，譬如問：「我們常言求道、修道，到底道是何意呢？」「修道人爲什麼要斬斷七情六欲？」「爲何要修養精氣神三寶？」「何謂五常？爲什麼要遵守五常之德？」等等問題。答得對就好，若不會答，或答錯了，就會被仙吏帶走。「咦，點傳師慈悲，爲何要把那個人帶走呢？」點傳師說：「因他還沒資格在此修煉，說一句俗話就是落級！好像從六年級降到五年級一樣。」「咈…，太嚴格了，小妹以前在考機車駕照，過S形之時，一次不過，也還有一次的機會呀！學校還不是一樣，試考不好！還

有補考重修的機會，也不可能馬上留級。這樣不是比較合理嗎？」「呵呵，我知道妳心腸很好，但妳把此事與凡間相比，那是大大錯誤。像這種考試若不嚴格一點，惟恐他們不認眞學習，道理不明了，何況這些都是每位修道人應明之道義，不是很難呀！所以　師尊和諸仙佛常強調說：『道理不明，焉能修道？』修道人若不能明哲保身，往往犯錯而不自知，眞是可嘆啊！」所以這裏十分莊嚴，答一次不對就不行。「點傳師呀，如果貶級後再學不好呢？」點傳師說：「關禁閉呀！因爲他的隱靈不清，所以才將他關住，他沒和外界接觸，久而久之，自然較能定氣空心。」所以說，我們在凡間之時，不但心神要空靜，而且道義應該究明。心若不空，神若不靜，來到這裏便會煩惱夢想，學也學不好，智慧也運用不出，自然就有久學不通的現象。道義也是一樣，在凡不會就應多多接近前輩，求前輩指導學道的方法，或自己進修。不要等到回天再學，若還不能學好，那只好受禁再苦修苦煉一番了。回天後修習，不但比凡間辛苦，而且功程較慢，期間較久。在天修煉幾十年的功程，往往還不及在凡間精進修煉一年的功程呢！

小妹也參觀過他們學習藥理的情形，其學習的地方，和學校裏的實驗所很相似，由一位老師講解給學習的人領會。講台上放置著一粒玻璃水晶球，老師口中似乎念念有辭：「這藥要這樣下，下藥之後會怎麼樣，然後……」因爲小妹素來即

不好醫藥之學，所以看得不太清楚，只是草草略過。不一時，小妹忽見前方不遠處，生滿着奇花瑞草，翠綠樹竹，望之令人心曠神怡，嚮往之意不覺而生。點傳師十分慈悲，即表示要帶小妹前往拜謁　南海古佛（觀世音菩薩）。

古佛所居的金殿雖然離修煉所很遠，但小妹穿著這雙仙鞋，非常輕飄，走起來十分快速，可惜其原因何在，小妹則一無所知。小妹正欣賞風光之時，點傳師忽而開口說：「你剛才在修煉所中，曾和一位道親面談，他告訴你的，你應該相信。」「那會是眞的嗎？」當時小妹實在有點懷疑。那位道親告訴小妹，他常在修煉所中怒罵自己的千金，因爲他有一個千金，本來十分誠心進道，可是日子一久，精進心却逐漸散漫下來。因此，他歸空之後，十分嘆惜，在修煉所中就一直怒罵於她；所謂父子連心，不久，其千金就生出一種心疼的病來，每日悶悶不樂；這情形是他親口講述，並且要小妹回去詢問。小妹向點傳師說：「大概不會這樣吧！我看她一直很清心很快樂的在玩着呢！」點傳師說：「我們不要再爭論了，你回去問她，情形自可明白。」「好的！」

後來小妹回凡後，就有向她問起此事。她說：「小妹本來很盡心盡力去成全他人，然而不是受謗，就是他人不願信服，所以直到現在我還是心灰意冷，不想再成全宣化了。小妹一直以爲病苦是由於煩悶而生，不知道還有這種事情。」小

妹說：「妳會這麼想，可見道心還很堅定，不如妳再盡力地去成全人家，看病情會不會好轉」「黃小姐，妳說得很對，成全人家不動，要怪自己的方法不對，或道義不精，怎麼可以就心灰意冷了呢？」令人訝異的是，我們分手後不到幾天，她便很欣喜的來會小妹，訴說她心疼的病已痊癒，心情頓覺開朗怡然。聽了此番講述，小妹便信心十足地說：「我告訴妳的沒錯吧！令尊曾在修煉所，一直對妳生氣哩！」「我相信那是真的，不然，沒吃藥怎會好了呢？……」這事情的果因，正與那位道親所講所期望的吻合無差。由此可見，進修與不進修之間，皆有感應發生，只是非我們肉眼可見而已。

㈥孝女未來觀音　無修受佛指責

詩曰：最喜池邊看荷蓮，心下清涼自得閒。
古來道客今何在？多在極樂祥雲間。

再曰：青山常在水常流，多少男女白了頭。
　　少年學道君莫笑，異日消遙到玉樓。

三曰：只憂道德不憂貧，顏回賢名傲古今。
　　心田免稅須勤作，性地有寶早耕耘。

再說點傳師與小妹直往　古佛居處前進。不一時，已到了殿前，正想欣賞一番殿貌，却出現了兩位金童玉女前來迎接，他們走近便對着點傳師行禮稽首，經理忙上前將他們牽起，四人一同走了進去。首先爬過殿前的高梯，進入第一殿門。第一殿中並無一人看守，走在其間，只覺得香氣襲襲，甚是清涼。四人逕往中殿而行，剛到殿門，小妹就嚇了一跳，原來殿內有好多好多的坤道，有的在靜坐參玄，有的在閱讀經書等。「哇！那有這麼多坤道啊！」一時忘形，就以食指指指點點，經理看見忙道：「哎唷，妳怎麼這麼沒理貌啊，用手指頭亂指人家。」小妹自知失禮，忙解釋說：「請經理不要見怪，小妹一時恍惚了。其實小妹只是想找找看有沒有相識的人而已啦！」點傳師不說什麼，便在禮拜的地方跪下參駕，然小妹並沒有跟着跪下，只是一味地想找個相識的人談談。點傳師見我站着不

動，便說：「黃小姐，趕快來行禮呀！」「哦，要行禮呀！」口雖這麼說，可是却依舊立定不動，因為小妹根本不知要怎樣行禮才對，是恭手作揖？還是鞠躬點頭呢？或是如何？點傳師知道小妹是楞呆了，便說：「噯唷，虧得你住在本堂那麼久，連　南海古佛也不會參駕啊！若妳以後眞的回天，怎麼辦才好？」小妹聽得十分慚愧，「是呀，我怎麼連　南海古佛也不會禮拜呢？」於是便跪下參駕了。

拜完之後，小妹就問：「點傳師慈悲，這裏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坤道，她們在幹什麼？」點傳師慈悲說：「三從四德雖是女子應遵行之道，但最重要的，還是貞節和孝道二項。若有坤道，遵守貞節和孝道而始終如一者，將來歸天，大多蒙南海古佛收在此處修煉眞道。等到功成之後，　古佛便分派她們到各觀音寺中，擔任　觀世音菩薩之職，相信妳也曾經懷疑過，為何這裏有　南海古佛，那裏也有　南海古佛，到處都在禮拜　南海古佛呢？其原因即如上所述。」「哦！原來如此，看她們個個相貌美麗，仙風道骨；凡間的坤道，跟她們比起來，眞是差得太多了。」點傳師說：「她們的七情六慾已經斬淨，當然與凡間的坤道有天壤之別啦！」二人說着說着，即來到了後殿。看那欄杆是那麼的晶瑩，地面是那麼的閃亮，想必都是金和玉琢磨而成。則一進殿，「哇！　南海古佛怎麼那麼多？」

小妹幾乎脫口而說。 古佛不但把道體化得滿殿都是，而且身身毫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令人不得睜目直視。小妹見點傳師已經跪下參駕，也就隨而跪着，「咦！不對！怎麼可以跟點傳師排在一起呢？」便起立向後跑了幾步，才又跪下。這回小妹還是沒拜，一味地想瞇出，到底那一尊金身才是眞正的 南海古佛。

正觀察之際， 古佛的化身忽然一個個迅速地合成一體，金光收復，雙手合疊，現出靜坐的姿態。這時小妹的眼睛已經睜得好亮， 古佛柳眉慈目，面如滿月，可謂美妙之極。點傳師參駕完後，便走近與 古佛談起話來。「 古佛和陳點傳師一定在談論我的事情，不然帶我來這裏幹什麼？」心中這麼算定，便注心聽著他們的談話。雖然他們發出的聲音，小妹聽得十分清楚，但就是聽不懂內容。「奇怪，他們在說什麼，我怎麼一句也聽不懂？從前我跟隨陳點傳師辦道的時間也不算短暫，如何到了今天，他的話我就不明白了？」說完，點傳師下了台階，辭過了駕，便要與仙童離殿，小妹忙說：「我呢？點傳師呀，那我呢？」心中雖十分緊張，但還是跪住，不敢擅自起立，以遵禮儀。點傳師輕輕地說：「妳在這裏稍等一下，聽聽 古佛的大慈悲啦！」小妹聽了心中暗暗叫苦，眼淚差點奪眶而出，「怎麼把我一個人放在這裏呢？ 古佛一定要責備我，不然爲何要吩咐他們離開。」雖然已跪了五、六分鐘之久，但 古佛不曾開口，只是拿著小妹直看

看。小妹低著頭，偶而也睇睇　古佛的妙相，看　古佛儀態如故，只好又羞畏地把頭垂下，手腳直抖不停，人家　老中娘見我害怕，就會對我微微一笑，表示慈愛；而　古佛都沒有，裝得十分威儀，對我直視。難堪極了………

終於，　古佛說話了，祂並沒有一開口就談及小妹的事情。祂首先說了許多道義給小妹聽解，後來才問起小妹。「妳在凡間的時候，是為了什麼才奔命賺錢呀？」　古佛見小妹沒有回答，便繼續道：「是因為朋友有困難嗎？」小妹回答：「沒有。」祂又問：「那就是為了道務的財力問題了？」「沒有。」「也不是，嗯．．那就是想賺些錢孝敬父母？」　古佛猜了好多，小妹都回答「沒有」。「都不是啊！那我問妳，如果妳能賺得一千萬元，將來是不是準備把這一千萬都帶回來？」自此小妹默默無言，不敢回答。小妹知道，其實，假定一千萬眞的能夠帶到這裡，就是想杯涼水解渴，也是不可能的。　古佛說：「咱們下凡，各人都有各人的任務，不是叫妳吃飽換餓，浪費白米，空耗時光的呀！」小妹聽得十分慚愧。接著，　古佛又說：「各人的任務，除有特別情形，否則都應圓滿達成。今天，妳的任務時限雖已到期，可是任務非但尚未完成，而且還在那裡空費時間，貪愛金錢，告訴我！妳要如何交待？」小妹聽得十分難過，頭垂得好低。「好！妳會空費時光，妳會重凡棄聖，我決定以佛規將妳治裁。」這句話小妹聽得

最清楚了，頓時忍耐不住，眼淚汪汪而下，大聲哭泣。「也沒讓我跟父母說一些話，就不讓我回去了喔！」小妹心酸地喃喃出口。古佛說：「東土很好是不是？……咦。好像沒聽見喔，沒聽見再聽一次好了，東土很好是不是？」小妹只顧哭泣，並無注心聽祂。「好，我帶妳去看看凡間和地府的情形，好讓妳清醒清醒。」

(七)天上設備神奇　收影收音都能

詩曰：一心念佛雖眞禪，幾人開悟出塵緣。
　　金公下凡本普渡，弓長子系編慈船。

再曰：濟佛聲聲把道唱，唱在口中心暗傷。
　　堪嘆塵風吹人醉，迷看他鄉當仙鄉。

三曰：深山煉道不稱異，鬧市修眞方爲奇。
默默耕耘雖是好，不如精進應時機。

却說小妹並無携帶手帕在身，擦淚時只好這樣揉來揉去，看　南海古佛站立起來，心中却起了一念：「聽說　南海古佛的化身，都是打着赤脚，不知是眞是假？」於是用力擦拭眼皮一下，視力集中地往　古佛的脚部看去。「哈，果然赤脚。」頓時　古佛知情，笑了出來，生氣地說：「好一個好奇的大姑娘，眞是淘氣！」接着又轉個口氣說：「哭是哭，還會這樣想。不過念妳天眞無邪，我並不怪妳。」「本來就是嘛！人家都說　觀世音菩薩赤足，今天有這番機會，怎能不看個究竟！」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小妹的擧動，眞會叫人笑瘦了。

不久，小妹隨着　古佛進入了一間房屋，房屋位置大概就是在金殿旁邊，當中除了二支大龍柱外，就是地面和牆壁。　古佛說：「妳注意看！」心想：「咦，空空的，要我看什麼？」　古佛只用手向其中一支龍柱指去，忽然在龍柱上現出了許多凡間的形像，　古佛一一說明：「這是東土的大地震。」「這是戰爭的殘狀。」「這是逃亡潮。」「這是大屠殺。」「這是一些殘廢的人群。」「這是大瘟疫遍行的殘狀。」「這是……」等等。小妹看了這些影像，雖然十分恐懼，

但心中還是不太相信，「凡間好像沒這麼恐怖吧！」　古佛知道小妹心念，便說：「咦，報紙妳好像在看假的哦！其實我只是讓妳看看實際的情形罷了。比這些更恐怖的，還多着呢！」接着又說：「凡間是一個苦樂參差的世界，苦的一面有點與地獄相似，樂的一面有如天堂，但誰又能保證永住樂的一面？何況世上的假樂，大多是造罪的原因呢？所以說，人都應該要有解脫的觀念，仙佛的思想，聖賢的志氣，不要只思眼前，貪戀不捨。」然作人何嘗不是如此，譬如說，妳今世知道修身爲善，能保證來世還會修身爲善嗎？人的慾望實在可怕，誰知道那個時候，自己會犯罪墜落，披毛帶角呢？有些人，生來就癡癡呆呆的，大概是輪來輪去，給輪暈了吧！

接着　古佛又以另隻手，指向第二支龍柱，龍柱上立即現出地府的景象。例如挖眼、撕皮、誅心、燒手、抽腸等等，刀山劍海、血流成池，看得小妹幾乎嘔吐，忙將臉部轉了過來，心驚膽跳地說：「好恐怖！好恐怖！」　古佛說：「何止妳恐懼而已，就連神仙看了，也是害怕不已。所以說修道爲要，不可貪戀東土。人道若多輪幾次，難免要輪往地獄道作鬼……。」　古佛太慈悲了。祂說過最關心的，就是修道人。

不久小妹看見了另一道門，正打開著，便想跑進看看。剛到門口，忽有一股

引力將我吸回到　古佛的面前，小妹知道那是　古佛所施的法術。「古佛呀，那裏不能進去嗎？」「是的，那是聽取凡間和地府聲音的地方，不可隨意進出。」小妹馬上心想：「咦，凡間和地府離這裏那麼遠，怎可能聽得到？」　古佛笑着說：「虧妳還是科學時代的人，頭腦這麼簡單，電視節目在台北錄影播音，妳在台中的電視前方，能看得見，聽得到嗎？這種小境界，人都能辦到，何況仙佛神聖呢？」　古佛這麼提示，小妹才聯想到這是電波傳音的原理。古賢人說得對：「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。」人居凡界，就是在房間裏，所說的小聲話，此處照樣能夠聽得一清二楚，尤其是那些怨尤咒罵的語詞和三字經等，其聲音眞有如打雷般的響亮，難聽之極。

回殿的路上，小妹曾仔細地看過　古佛的妝扮，不過無法看得很清楚。　古佛的腳，好像十分巧小，配上一件雪白的衣服，看起來好純潔，好舒服。小妹還想在其後，欣賞祂的婀娜風姿，不過此念一生，　古佛的身上立卽發出更強烈的光芒，令小妹兩眼難開，模糊不清。小妹記得　古佛身上的光芒，以頭部最大最圓，金光萬道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那團金光與玄關大有關係。

(八)雖嘗涼心甜果

佛不催掃地仙

詩曰：谷神不死藏玄牝，可道可名即非眞。
　　道德五千言未盡，速拜眞師早歸根。

再曰：欲會我佛在靈山，超脫五蘊證涅槃。
　　三藏佛典非易悟，早求明師指妙玄。

三曰：仁義禮智杏壇闡，十六心法非簡單。
　　大學中庸雖玄妙，不遇聖師明道難。

一到殿門， 古佛吩咐過小妹就地稍等後，便自行走了進去。小妹在殿門慢踱時，却發現到殿前種著二排奇特的果樹。那果子形狀與凡間的李子十分相似，不過果色非常分明，紅的就是全紅，黃的就是全黃，白的就是全白，沒有一個果子具有二種以上的色彩。現在仔細回想起來，那可能是 古佛剛化的景象，否則

，小妹起初進殿的時候，怎會不曾看見？

小妹見這些果子那麼鮮明，那麼稀奇，心雖喜愛，不過不敢伸手就摘，只是站着觀賞，「好美的果子呀，為什麼一點也不像所謂的仙桃呢？……，相信一定很可口。」此念一生，裏面忽然傳出了一句話來，「若是喜愛，可以採幾個解渴啦！」小妹聽得高興極了，便摘下一粒，慢慢地吃了，「哇，這麼好。果汁流到那裏就涼到那裏，嗯……，王點傳師和林點傳師，近來身體不太舒適，何不帶一些回去讓他們嘗嘗呢？」不過小妹去到那裏，十分的傻氣，不會向　古佛說明原因，懇求恩賜，却想以偷偷摸摸的手法取走。首先，小妹看準了最大最美的二粒，摘了下來，分別徐徐地放入左右口袋，然後裝着沒有事作，走來走去，想瞞瞞佛眼。誰知道　古佛一出殿就道：「好天眞的大姑娘，口袋裏的仙果拿出來。只許在這裏吃，不許帶走。」話未完，小妹的冷汗早已冒出來，「咦，我在摘果的時候，明明祂在殿內，如今怎麼會知道得那麼清楚？」　古佛說：「若非念妳甚具尊師愛師之心的話，今天一定要將妳好好處罰。」小妹臉紅耳赤，羞得不敢擡頭看看　古佛。是呀，眞想帶幾粒回凡，也應該向人家懇求恩賜才對，怎可以偷偷地帶在身上呢？

不久，　古佛示意要帶小妹，回到凡間走走。小妹聽到要去的地方是凡間，

心中便這麼想：「咈！凡間有什麼好看的，眞不想回去，不如在殿內掃地，還比較好呢！」　古佛知道小妹的心念，便搖手說：「這裏不會髒，所以不雇用掃地工人。」「啊，這裏不用掃地呀！那我以後回來，要幹什麼好？唉，無效了啦，看來連牆角都不能蹲了。」住在本堂的時候，泡茶擦地板，算是小妹的能事，本來認爲可以在天上任個掃地的職位，那知道天上並無這種仙職。所以小妹感到十分辛酸、無味，只好難過地跟著　古佛走去。

一路上，　古佛便一直成全小妹，祂說：「我們修道的人，心要放空才好；因爲心若不空，本性便不會淸靜，不能淸靜自然不會靈明。俗語說：『孔子公不敢收人家的過夜帖』就是教我們心要放空，不要爲了瑣事或未來太過操心。」小妹說：「是的，這樣比較愉快啊！」　古佛說：「說得眞好聽，不過，妳沒有作到。像今天妳來到這裏，還會煩惱東，煩惱西的，卽表示妳的心未空，神未靜。人家陳點傳師能騰雲駕霧，通神變化。妳可以嗎？不可以！因爲妳的心還有煩惱罣礙，致使本性的良能受阻，發揮不出。陳點傳師和衆仙眞之所以能通神變化，就是因爲他們有修煉到那種程度的原故。妳回去後，必須告訴大家，心要放空，心空才能返天，心若不空，就像汽球帶水，不能飄浮一樣，自然墮落地府，難以自拔。尤其是一些爲人父母的，更應注意此點；兒女們既已成家立業，有了自立

的能力，就應一心修行，不要再爲瑣事所擾才好，……惟有生死大事，才是人生的第一大事。」　古佛一邊走，便一邊吩咐，很明白的顯出，祂十分關切東土的修道人。不久，　古佛停了下來，指着說：「妳看看那裏。」「哈，那不就是天倫本堂嗎？」只此一想，小妹便由高高的雲地跌了下來，「唉喲」一聲，却已置身床底，一直喊疼。

㈨騙人夢見電影　魂出便逢祖師

詩曰：十里鶯聲春日詩，萬古正法傳今時。
　　休將自性埋苦海，速拜眞師返瑤池。
再曰：千經萬典看不懂，只因一竅未曾通。
　　世上有心學道者，誠求明師指玄中。

三曰：萬種法門妙無窮，開悟一理同歸宗。
試觀古來修道者，那個不由一點通。

道親們見小妹已醒，又喜又驚，忙將小妹扶往客廳。「黃小姐，妳已經六天沒有清醒，妳曉得嗎？這六天到底去那裏呀？……」因爲小妹魂剛投竅，迷茫不能自主，便說：「小妹去參觀天堂啦！有看到 皇中，也有看到 南海古佛和：……」講了有十多分鐘了，小妹方才完全清醒。看大家圍住小妹，便問楊小姐說：「我在說什麼嗎？」「咦！妳不是說去參觀天堂嗎？妳剛才正講到，妳看見了老中娘，那後來怎樣呢？」小妹聽得面紅耳赤，靈機一動，連忙加以辯解說：「嗯……，我沒有這樣說啊，我是說，我夢見在觀賞電影呀！呼，好好看，有瑤池大會，有 觀世音，也有 呂純陽祖師和 何仙姑…」小妹看她們疑惑的樣子，便再說：「哎呀！你們千萬不要出去亂說，天下那有什麼天堂地獄？又不是要給人家笑死的………。」

小妹曉得確實有天堂的存在，自己打算要好好修爲，不過，不希望講給人家聽，因爲深怕這事情若宣揚出來，許多道親會說：「黃小姐她就是聖事不作，只顧凡事的緣故，所以今天才會弄成這樣。」或讓一些好奇的人知道了，便會一窩

蜂地跑來向小妹東問西問的，使小妹難堪。不講就算，還告訴別人說：「笑死人！天下那有什麼天堂地獄。」因爲此即過錯，所以身體又頓感不適起來。道親看了，以爲小妹氣悶，便將小妹扶上三樓解解悶氣，接觸一下陽光。看沒有一點好轉，才又將小妹扶進佛堂休息。

王經理說：「看黃小姐整整六天都沒有吃飯，可能很危險了。」那知小妹聽了，順口便說：「南海古佛氣我只凡無聖，表示要斷去小妹的六欲，所以才六天都不給我吃飯啦。」王點傳師聽見，便更加成全小妹，「黃小姐，前幾天我不是告訴過妳了嗎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愿，愿未了也就不能回去……。」小妹聽後，心中暗暗責備自己怎會那麼不愼；說溜了話，露出了馬脚。小妹難過極了，就裝着要死不活的樣子，坐在那裏。一位道親看在眼裏，便言：「點傳師呀，快爲她在爐上獻一支香吧！」點傳師說：「嗯，大概快回去了，沒辦法了哦。」他們正說着說着，那知小妹又已昏沉過去，魂體脫竅而出了。

首先，小妹朦朧地看到一個人躺在前方，「那是什麼人？怎麼可以躺在佛堂裏面呢？」剛要走近，那人却已站起，「咦，那不就是　彌勒祖師嗎？哇…。」小妹雖知　祖師到臨，可是看見　祖師是一位大約二丈高的超級巨人，嚇得小妹回頭就跑。跑是跑，只是繞圈而轉，不能逃離。「哎呀，怎麼老在這裏轉？……

屋頂怎麼變得那麼高？」心中正急，忽見　祖師之化身，徐徐而縮，身材漸與常人相同，剛一定形，便有二位護法同時化現出來，分侍　祖師左右。小妹見此方才跪了下來。

祖師笑道：「好，起來起來。」「黃小姐，妳在佛堂常有不合乎禮節的舉動出現，妳知道嗎？」小妹回答：「眞是不該！不過我不知何處失禮，求　祖師慈悲教導。」「我知道妳非故意犯錯。只是學了別人的壞樣而已。在佛堂裏應該……。」經　祖師的糾正，方知自己確有過失之處。例如小妹常在佛堂內談起凡事、服裝儀容未整便進入佛堂等。還有兩點小妹最無注意，一就是在收洗敬杯之時理應分立兩旁接收；而小妹則無，認爲走來走去，十分麻煩費時，總來個伸長臂，一次全收。另一點就是每次在燒香之前，理應先擦淨佛桌後才可獻上。而小妹亦無，三次的獻香，總得留到晚上才擦拭一次。說來慚愧，這都是由於小妹太懶惰了。「祖師慈悲，在佛堂內，還有什麼地方應該注意呢？」「應該注意的地方其實不少，例如不隨便歌詠，顏色和悅，舉動言語溫柔，來堂之前餐必齋等等，只要大家平常多加體會，當不會有所失禮才對呀！」小妹說：「感謝　祖師啓示，看到祖師，我實在十分高興。」　祖師笑着說：「當然囉，看到我這臉眞誠和氣的笑容，誰不喜悅！可惜天下人的笑，多不中節，不是假笑，就是狂笑，不

是狂笑，就是嘻笑、癡笑、奸笑……。誰能學得發自心田的眞笑，就算是我的知音了。」「噢！笑也要學呀！」「是呀，笑是一大學問啊！走，我帶妳去地獄遊遊。」小妹頓時冒汗而出，立刻請求說：「求　祖師慈悲，地獄我已看過，太恐怖了，我膽小不敢去。」「不然妳爲何告訴別人說，那只是在看卡通影片，在觀電影而已。」小妹解釋：「　祖師啊，因爲自己無修，怕人知道了那事，會恥笑我，所以才會亂蓋一篇啦！我很慚愧，不過我會暗暗爲道而行，決不辜負仙佛的苦心。」「告訴別人說沒有天堂地獄，就是辜負仙佛。走走，誰叫妳要說謊，何況看看地獄也是福氣。」小妹自知無法推辭，只好隨着　祖師而行。不過，二人並非直接往地獄而去，而是先從天上先行。

(十)天牢專禁道犯

再逢三關九口

詩曰：學道數載心迷朦，今遇明師一點通。
不識盧山眞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再曰：萬法皆空歸性海，欲遊性海到靈台。

紫竹林中觀自在，白蓮座上見如來。

三曰：念佛應向自性念，念出自性見本顏。

西方十萬八千里，看破西方在眼前。

却說　祖師帶着小妹走過了　祖師、　釋迦佛和　燃燈佛靜養的精舍後，便來到了天牢。「　祖師呀，來天牢作什麼？」　祖師說：「因爲上回妳沒到這裏，所以現在讓妳見識見識。」這座天牢一共設有東西南北四道水晶門，晶瑩透明。犯人見小妹站在門外，便紛紛朝我注視。小妹見此，便問：「諸位爲何受拘天牢呢？」說完，雖見裏面的人啓嘴而動，但始終聽不見他們的聲音。「黃小姐，不要再白費心機，門無空隙，音波不能傳達。」小妹心下回想，方知問錯了對象。「祖師啊！他們爲何受禁天牢呢？」祖師慈悲表示，受禁天牢者，皆是功果不小，但亦犯有重大過失的修道人。其中以兩種罪因居數最多，一是錢財不清；例如甲拿一千元託乙助印善書，而乙疏忽遺忘，或無經甲之同意便將一千元另作他用，或只半數助印者等。二是學法不愼，無意中傷及他人者；所以會施行法術或符

咒等的人，應特別謹愼，不要救人不成，反而傷人。不久　祖師帶著小妹又往三關九口而來。

說起來，三關九口小妹並不陌生，因上回小妹就有匆匆的來過。二人徐徐走過大門，進入了清涼會客室。「黃小姐！妳在這裡休息一下，我去那邊看看就來。」「　祖師啊，那邊很好看嗎？」小妹這麼請示，　祖師才把此事說開。　祖師表示，有些清口的修士，常認爲菸酒不是葷物，可以吸食。其實這是一種很大的誤解；菸酒不但有害身心，而且會沖散吃齋人的清陽元氣，造成陰濁。所以好酒或吸煙的道親，一旦回天，都必須先在三關九口旁的一間修煉所，大大的苦煉一番。等除淨煙毒和酒毒之後，才放他上三關九口對案過關。經　祖師慈悲後，小妹才恍然大悟，否則，小妹總也以爲酒可以喝食呢！所以說，清口的人應戒除煙酒，免得日後再苦修苦煉一程。

祖師走後，小妹閒著沒事　便在會客室內徘徊；無意中看見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翁正在端茶，因爲他是天倫佛堂的道親，故與小妹相識。小妹走了過去便說：「老人家，眞高興看到你，你在這裡一定很好吧！」他只顧端茶與人解渴，並無回答半句。經小妹一再問候，他才開口說：「我啊！差一點就不能過關。」「老人家，爲何不能過關？」他說：「我因爲在世沒有修口，人家都在七十分以上

，只有我六十九分半。」小妹猛然聽到「沒有修口」一句，心中雖不解其意，但也沒有追問下去。至今想來，甚是後悔。小妹又問：「那後來你是如何過關的呢？」老人家說：「我之所以能勉強過關，是受我兒子的功德福蔭；否則，早已不能棲身此地了。」小妹看他老人家孑然一身，在此無人照顧，甚是同情，便摸摸自己的口袋，拿出身上所帶來的錢，欲送與老人家。「老人家，我身上只有十六塊錢都送給你吧！我知道我是幫不了你什麼大忙的。」他連忙推開小妹的手，說：「不行不行！我怎能收你的金錢，如果那是我子孫的，那才是好呢！」大家知道他說這話的含意嗎？大概他正還期待着子孫功德的福蔭吧！「黃小姐，回去後，請妳轉達我的話給我兒子，叫他腳要勤快，認真一點走。」「老人家，令公子要去何方？」「妳儘管這麼說，他便知道，拜託妳了。」「好的。」

祖師大略的巡過修煉所之後，便帶著小妹往地府而來。地府遠遠看來有如一座城市，一邊是黑暗世界，烏雲密佈；另一邊則是淡亮世界，迷霧籠罩，也許地府亦有晝夜之分吧！二人剛到大門，門便自動徐徐啓開；正欲進入，却見裡面全是熊熊大火，熱焰高漲，內心十分駭怕，不敢前進。「祖師啊！裡面烈火沖天，怎能進入，又不是想火葬呀！」祖師笑了一笑，眞氣由口吹出，那火便逐漸消去，一道火路現將出來。小妹見狀，才緊隨祖師背後走着。半途，回頭一望，「

哇！後面的火怎麼又猛烈起來，會燒到……」於是拔腿就跑，顧不得後面的祖師。不料剛離火團，就被兩根鐵叉叉住脖頸，往上一看，嚇得小妹面目發青，駭汗直流。人的身子，蟾蜍的頭部，眼凸牙露……。祖師趕到，哈哈大笑，「直闖紅燈，却遭警察攔住，罰款！罰款！罰款！」二陰差知是祖師到來，便放開小妹，跪了下去。「祖師呀！您是佛陀，我是凡人，我知道火燒不到您，所以我才跑在前方……。祖師呀！剛才那兩位生得好恐佈，他們是什麼身份呢？」祖師說：「那二位是地獄的守門陰卒，因爲他們臉形生得十分恐佈，所以才帶着這種假面具掩飾一番，不過妳不必害怕，陰卒除執行任務外，決不敢隨意傷人。

(十一)大道雖然寶貴　不修不能返理

詩曰：古傳有個桃花洞，有心問津卻難逢。
　　借問桃源何處覓，陶潛笑指我頭中。

再曰：不明本性空唸經，輪迴大夢難自醒。
　學道方能生死了，修身養性悟黃庭。
三曰：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。
　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快向靈山塔下修。

地府的懲罰場所有深淺之分，凶毒及罪惡程度愈大的人，其刑罰場所也就愈深。

祖師帶着小妹並無依照十殿的順序參觀，而是繞道直接到第三殿口。「黃小姐，妳在殿口稍等一下，我去去就來，不過千萬不可走動。」祖師說完，便往殿內走進。小妹好奇心一動，便將頭部向殿內伸去，正見第三殿冥王，判官和所有獄卒，見了　祖師皆紛紛下跪迎接，　祖師輕輕將閻王、判官牽起，說了一些話，便離殿帶着小妹前行。一會兒，已到了一棟大牢。

這裡的人犯，男女各禁一處，不相混雜，「　祖師啊！牢裡的人看來似乎不像壞人，為何受禁此地呢？咦！有的犯人正對着我們喊救命哩！」經　祖師慈悲，小妹才明白這裡的大略情形。原來受禁在此，都是一些有求過道，但沒有修成的道親；或因忘失三寶，或因功果未足等，才被仙吏由三關九口帶進此牢，等待子

孫功德的救拔。若還得不到子孫的福蔭，期限一滿，只好轉世修行，投胎而去。

「祖師啊，裡面有許多人與我相識，能不能讓我去看看他們呢？」「當然能，不過不要躭擱太久。」「是，感謝 祖師。」

首先問候的，是一位與小妹同鄉的老翁，小妹青少年時代與他很熟，「金龍伯！」「妳是誰？妳認識我嗎？」他懷疑地問。「我就是某某人的女兒呀！」「噢…，我想起來了，那時候妳還小。」「阿伯，你怎麼也跟人家在這裡呢？」「唉，說來可嘆！我去世後，魂身雖往天堂，但在三關九口，卻被仙官點到大名，帶入此牢，不知何日才能自由……。黃小姐，妳要作作好人，回去後，一定要告訴我的子女，叫他們趕快學佛修道，多立功德，也好救救我這個淒涼的老頭。」當時小妹十分懷疑：「他會是道親？」可是事實可以證明他的身份。小妹回凡後曾返海口找到他的壇主，提出此事。壇主憶起此事，感慨萬千；「不錯，他曾到佛堂求過大道，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當時他是以飼養家畜為主要職業。事情非常不巧，他來求道的當天晚上，卻丟失了一隻大母鵝。從此不喜學道，九年內從未走進佛堂，道親向他成全，他總是說這裡的佛祖不靈感，不會保佑信仰的人……。九年後，可怕的病魔找上了他；肚子發脹，面黃饑瘦。經醫師檢查，才知已患嚴重的肝硬化死症；送回家中，雖經十八天不得安逝，十分苦熬。此事傳

開，村人皆以為奇事。身為壇主的我，自然非常難過，心下算定，便到他家問候。『金龍啊，你曾經拜過佛祖，你還記得嗎？』『咦，有嗎？』『有啊！就在我那裡呀！』經這麼提示，他才想起，『噢……我記得，可是那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情了，』我急忙的問：『那你還記得三寶嗎？』『那麼久了，我記不得。』『那還記得點傳師給你指點的地方嗎？』『我也想不起來了。』問完，我十分失望地走到大廳坐著；一會兒，房內便傳來了陣陣的哭聲。原來，他女兒在端茶之際，發現其父頭已下垂，默然別世了。」小妹既知詳情，怎可辜負長輩之託；於是便到他家，轉達他的交待。誰知他的家人，聽見此事，好像十分生氣，「那不會是眞的，妳在說夢話！我爸爸已經作神了，怎麼會到那裡去，胡言亂語！」說得小妹滿臉通紅，不敢稍留。諸位你想，依靠子孫的救拔，是容易還是困難呢？所以咱修道的人，在世就應該把因果了却，功果具足。千萬不要以為「我沒修不要緊，將來只要受到子孫功德的福蔭，也就可以回去了。」其實，那是很困難的事情。

小妹問了幾位，其中就有一位是這種的情形：「這位修士，請問你為何受禁此處？」那位修士嘆了一口氣說：「我求道之後，常聽人家說，求得大道，將來就可以超生了死，永住西方……。他的用意，原要以說明道的可貴，來鼓勵我進

道的信心；但我卻曲解其意，以爲我旣得眞道，將來也是仙佛一位，於是人也不渡，道義也不講，佛堂也不去，功德也不立了。中年去世，魂到三關九口，仙長說我天天作夢，不夠過關的資格，就將我帶入此牢。不知何時何日方得自由，眞是後悔莫及，這位同修，妳囘去後，一定要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才好，我相信，還有許多人存有這種的觀念。」所以說，我們千萬不要以爲自己已得了道，拜過了佛祖，什麼都不用作，將來也可以囘去。不知諸位可曾想過，我們常說「得道」「得道」，究竟得到什麼？其實，「有修」所得的道就是眞道，「無修」所得的道就是幻道。舉個我個人不成熟的譬喻來說明吧！若假設世間是汪汪大湖，理天是對岸，那麼道就像一條木船。你不上船，就好像你不來求道；旣已上船，但你不會或不肯划行，那就好像你求了道，不知修道方法，或不肯行功立德；有朝一日，船底破了，自己還是要沈溺下去。像這種得如無得，旣得又失者，不是如同幻道一樣嗎？所以古代聖賢常說：「如果沒有很高尙的德行和善功來配合，眞正的道果是不會成就的。」一百斤重的黃金，你若沒有一百斤的力量，是搬不動的。

還有一種情形，說出來你一定會驚訝不已；就是先生爲身負重任的點傳師，但太太並沒有囘去。當小妹在牢內發現她的時候，嚇了一跳，「噯呀！妳怎麼也

在這裡？」小妹這麼一問，她顯得十分傷心，感嘆不已。後來，她交待了一些話，要小妹回去轉達給其千金知道。她是長輩，小妹怎好推辭。回凡後，小妹就找到她的千金，婉轉地談起此事。「黃小姐，聽說妳昏迷了好多天，到底去那裡？」小妹故意低著頭說：「我說出來，只怕你不但不會相信，而且還會氣我！」「不會啦，我絕對相信。」「那幾天我去遊天堂和地府……，在地府我也見過妳母親喔！妳相信嗎？」「我相信！我媽媽眞的沒有回去哦！我知道得比妳早呢！」接著又說：「兩年多以前我病了好久，在夢中母親常來叫我跟她作伴，說她好寂寞好難過。不僅是我，連我阿姨也是如此。」「咦，令尊是位點傳師，爲何妳母親會沒有回去？」「這我也不知道？」小妹說：「妳母親不但要妳好好修爲，而且還希望妳能在佛祖的面前祈求，保佑妳母親早日自由快樂。」她眞是一個孝順的女子，聽了小妹這話，不但傷心萬分，而且還在佛祖面前表示，願將自己的功果分半與她母親，以報「生」「育」「養」「教」之恩於萬一。

(十二)眞病早下眞藥

莫到陰間治療

詩曰：不是大道消息深，從來世上少道人。
　　佛逝樹下含眞意，仙揹葫蘆有原因。
再曰：爭旛爭風難出塵，明鏡菩樹亦非眞。
　　只要解得觀自在，便勝誦破萬卷經。
三曰：正法眼藏人難懂，靈山會上傳眞宗。
　　解得拈花微笑意，自到雷音覲大雄。

在我們離開天牢的路上，祖師便一再對小妹慈悲：祖師說：「各人生死各人了，各人修道各人成；儘管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都是如此。」「祖師慈悲，我眞的想不出那是爲什麼？求您老人家訓示。」「嗯，問得很好，人的生死業障就好像人的病一樣，你吃下的藥，只能醫到你自己的病，絕對不可能說，你吃了藥，反而在我身上發生藥效。」祖師見我嘴邊浮了一下會心的微笑，便再啓開金口說：「因爲人都有病，所以都要服藥。」小妹馬上回答：「沒有啊！不可能每一個人都生病，都服藥呀！」祖師哈哈大笑說：「妳會錯意了，此病

是指眞病，此藥是指眞藥而言。什麼是眞病？例如驕傲狂慢，貪財好色，忌妒埋怨，舉動輕浮，不孝不忠，不仁不義，悖禮失信，道理不明，貪逸奢侈等等。什麼是眞藥呢？簡單地說，就是遵禮（理）學道，修身養性。例如溫良謙遜，仁慈正氣，寬和忍讓，反省懺悔，守經達變！敬重天地父母神明等等。黃小姐，妳可知道，我爲什麼要向妳講這些話嗎？因爲妳的心軟，看過了地獄的刑罰之後，一定會以爲　冥王、獄官很殘忍無道，爲什麼不讓罪魂好過一些？其實，　冥王獄官他們的心和仙佛一樣，他們也希望罪魂早日重見天日，修身學道。這情形和世間很相似；警官把犯人捉來判刑，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這個犯人在受刑期間，能深自悔過，洗心移性，以便將來出獄後，作個善良君子，貢獻國家社會。唉！人生在世，不趕快把眞病用藥醫好，要留給陰間閻羅代醫治療，那眞是……。」別看　祖師總是笑口常開，其實，　祖師也有他慈嘆的一面哩！

㈩三油釜抽腸驚人

血池不盡婦女

詩曰：道降火宅莫奇疑，惟怕末刼傷民黎。
柴扉常閉茅屋立，無極燈前破天機。
二曰：明道通理稱眞儒，養我浩然還本初。
去妄存眞靈台掃，一支淨香讀經書。
三曰：三期難遇今已遇，眞道難逢今已逢。
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時度此身。

一路上談着談着，祖師忽然停了下來。「已經到了刑場，妳可以自由參觀，不明白之處可請獄官說明，不必害怕，祖師隨時在妳的左右引導。」「感謝祖師。」剛走不到幾步，便聽到有人唸經的聲音，「咦，這間屋子好大呀，怎麼這麼暗？」經獄官說明，才知裏面正關着數千名的僧尼、道士。「請問獄官。他們爲何受此刑罰。」獄官表示：「關在裏面誦經的，都是一些類似交易商人的道士僧尼。做完法事，施主給與的報酬，本屬施主的誠意，地府不會加以過問。但這些人，則非如此；竟把法事當成買賣行爲，定額取錢。其他如作法事時，盲目

超渡（不知要將亡魂超到何處）、偷減經文、亂念字音或無獻出眞誠者，死後皆入此牢補經懺悔。」小妹謝過獄官後，見 祖師已走入另一間刑場，小妹便跟了過去；剛到獄門便聞慘叫一聲；原來，此獄卽所謂的「油釜地獄」，在世大逆不孝，姦淫良家婦女或殺人放火等，死後皆判入此獄受刑。油鼎高度大約九尺，當罪魂被陰卒叉入滾油之時，手脚亂揮，哀聲慘絕，頓時變成一具髏髏，陰卒得意洋洋，露齒而笑。小妹看了忙將二目緊閉，「 祖師呀，太恐怖了，看別種吧！」「好我們去看賭犯的刑場，它就在隔壁。」賭犯的刑具，仍以油鼎爲主；罪犯一上刑場，便有鐵鈎縛住脚部，使之不得動彈；後再由上方射出一支鋼條扣住手腕，隨機器的轉動，鋼條便徐徐一伸一縮；伸時罪犯的手指便與滾油微觸，縮時手掌卽在眼前。樣子看起來就有點像拿牌的形態。罪犯並非全是乾道，也有穿着大紅大綠的坤道參差其間；有的是賭婆，有的則是以賭博取樂的貴夫人。罪犯個個掌皮脫落，手指紅腫，有的駭汗淋漓，縮目咬牙，有的哀叫痛哭，滿面淚水。「祖師呀，賭博也不是大罪惡，怎麼也刑得這麼痛苦呢？好像太嚴苛了。」 祖師慈悲說：「賭博表面看來，似乎不是什麼大罪惡，其實，賭博的裏面隱藏着甚多的罪行。一個人的內心，若沒有一股很貪婪、狠毒的魔性，他絕對不會去作賭徒。再說，賭博不但可以使人傾家蕩產，賣妻賣子，還會造成許多治安問題。譬如

殺盜、搶刼、販毒等等，許多都與賭博有直接關係，故地府設此刑場，決不嚴苛。」所以賭博的下場是很悽慘的，我們非但不要賭博，更不要觀賭，因爲賭博是由於觀賭、學賭而來的。「哎呀，陰卒怎麼在砍那個人的手指呢？哇！血噴出來了……。」「唉！賭得賣妻賣子，搶盜財物，　冥王那肯饒他，罪有應得。走吧！去那邊看看。」

一會兒，二人已到抽腸地獄，其刑罰的情形似乎更可怕了。罪魂的手脚均被鐵鏈拴住，然後更有一支鋼勾插進其腹，猛然拉出，頓時慘叫不絕，腸胃流了出來。小妹見狀，忙抱緊腹部，不敢再看。「獄官呀，他們是犯了何罪，如何受此慘形？」「因爲他們身上有一具毒硬的心腸，故當受此刑。在世若有貪汚或惡性倒人錢財等罪行者，死後卽被打入此牢，接受懲罰。」隔壁一間刑場，所刑的對象是貪色邪淫之人，刑具亦甚科學化；「獄官呀，那位罪魂的皮已被撕下，怎麼還要將他帶走，是不是要另加懲罰？」獄官說：「不錯，正要帶往血汚池受刑，因爲他的罪行種類不少，理應分別處罰，對症下藥。」「咦，怎麼也有乾道浸在血池？」小妹心中疑問，便迅速地跟着獄卒走到了血汚池。「咦，果然有乾道哩，男女各浸一池。」正想走近，那知池水腥臭刺人，兩聲「哈啾」，鼻水淚水相繼而下，痛得小妹掩鼻回頭就跑。獄官見我涕流滿面跑出，笑了出來。「獄官

呀，以前我常聽老人家說，若有婦女因生產而死，將來要入血池受苦，怎麼我看到池中也有男的呢？」獄官說：「那是古來的訛傳，不是眞的。」他還表示，若人生於世，常有咒罵天地、神明、父母、長上，或出口就是惡言穢語，或以色賺錢，狎妓貪淫，或汚穢經書寺廟，或白晝、露天交合等無恥無忌之行爲者，死後皆打入血汚池受刑。」「請問獄官，是否世人一犯此罪，將來就必定受刑？」獄官說：「不一定，人若犯罪，一能實心懺悔，二能行功補過，則應可免受刑罰。不過，我要補充一點，衣服的破洞，需要比洞面還大的布才能補好，尤其是修道人。」所以，希望咱們大家應明瞭這種功過的關係，處處謹愼小心，以防止罪行的萌生。

不久，小妹看到一位手脚受拴的老太太被獄官押走，那老太太正是天倫佛堂中，某一位道親的母親。老太太說：「前次把我放出，現在怎麼又要關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」那獄官道：「吵也沒用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以前會把你放出，是因爲你的子孫有修，不過，現在你的子孫已經……。」小妹看到這種情形，眞有點寒心，依靠子孫的福蔭是何等的不安全啊！

(十四)善魂可往聽經

違理道親受刑

詩曰：三陽開泰辦收圓，欲逢大道趁眼前。
光明原自東方射，廿一世紀中華天。

再曰：一竅明來萬竅通，貫徹萬物盡玄中。
愚人誤過龍華會，無常臨身一切空。

三曰：昔時道人尋眞道，如今眞道尋道人。
大道好修直修去，莫教將來怨此生。

祖師還帶小妹參觀　冥王的辦案情形，剛一進堂，便聽見那鬼魂叫道：「閻羅天子，你不公平，你不公平，有些人倒幾百萬幾千萬的，你偏不捉，而我只倒人家十萬元而已，你就把我捉來。不公平，不公平！」說完一直掙扎，不肯就刑。那　冥王喝道：「可惡！知過不悔，爲鬼還想拉人作伴。我告訴你，等那些人的福德一消，我自會將他調來，你不必費心，來人啊，押下去！」「呵呵，還眞有點像包青天辦案。」小妹心中只是暗想，那知　祖師說：「差不多，只是凡間和地府的分別而已。」「哦！　祖師呀，我在想什麼，您都知道嗎？」「當然

啦，很清楚哩！」說完，師徒便出審堂，「咦，祖師啊！前面人潮衆多，三五成群，到底欲往何方？」　祖師回答：「問不如看。」於是小妹飛也似的跟了過去。二位守門將軍一直低聲的說：「請到裏面，請到裏面。」小妹隨着人潮溜了進去。室內的人衆有上千之多，個個注視台上，鴉雀無聲，小妹心想：「奇怪，台上又沒演戲，大家如何呆視？」一會兒，便有一位頭戴金冠的仙佛登台說法，法語滔滔不絕，體光和沾群魂。原來這裏就是地府的講經所，剛才的登台者正是　地藏王菩薩（酆都大帝）。獄中的罪魂，凡表現良善，或受子孫功德福蔭者，皆可輪流到此參聽經法，養助善根。剛離講經所不久，便看見一位小妹認識的道親被獄卒押着，後有一位獄官監督隨行。「請問獄官，她是犯了何罪，手腳加鏈？」獄官說：「這是由於不孝公婆和浮華浪費所致，譬如她在年輕時代，一件服飾最多只穿四次，即予丟棄不用。結婚以後，因爲她的婆婆腦筋有點問題，十分呆癡，她不但未盡媳婦之孝，還常常埋怨婆婆，辱罵婆婆。」獄官剛說完，忽聞押她的獄卒喝道：「踏紅線！」她一踏上紅線後，不知爲什麼，雙手便自動伸進二片凹凸不平，而且帶有小針的牆壁夾住，頓時血流如注，哀聲不絕，兩手直抖不停。看她被押出時，手指好像裂開了。這還沒完，她又被帶進另一間刑場，獄卒先用二片圓形刑具，朝她兩頰觸了一下，頓時痛叫一聲，兩頰紅腫，然後再以

鋼針穿透其腮，獄官表示，這是刑她愛與公婆鬥嘴及辱罵公婆等過錯。本來小妹早已不敢看她受刑，可是心中總不忍轉身就走，於是跑了過去看她，「唉！怎麼被刑得這樣啦！」她一見是我，淚珠滾滾而出，話兒欲說不能，看她那種後悔莫及的苦狀，令小妹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產生。小妹見她受禁在一小間漆黑暗室，便對獄官說：「不公平！別人都禁在明亮的大牢，怎麼只有她這樣。」獄官答：「那有辦法，誰叫她看無五寸遠，不孝公婆（父母）！將她禁在看無五寸遠的暗室，有何不當？」看無五寸遠就是「近視」之意，從不想到，今天我不孝公婆（父母），將來我的子媳亦會不孝於我。不久，小妹又會晤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，她也是道親。

當小妹走過另一間獄牢，忽聞兩三聲「黃小姐！黃小姐！」小妹轉頭一看，獄卒正抽打着老太太，「亂叫！亂叫！」「嗚嗚……我沒有亂叫，我真的認識她」老太太哭得很響。小妹一直以疑惑的眼光看著她那瘦如柴的身子，「啊……是她。」於是小妹忙跑到牢口說：「將軍呀，我們真的相識，請讓我進去看看她吧！」獄卒以為小妹說着玩的，頭部一甩，不加理睬。小妹只好跪了下來，「將軍呀，我真的認識她，她是大肚人，叫做石××……。」不知何故，那獄卒忽道：「請進！」小妹進入就叫了一聲「阿婆」，她緊握小妹雙手，熱淚湧出。「哎

喲，你怎麼會在這裏？好瘦喔！」她指着頸上的暗痕說：「我是自己以布條縊死的。閻王責我死得太不該太不值，所以才這樣罰我。我已經被罰過四個地方了。首先站過冰角……，現在我在這裏，鬼卒照三餐打我喔！……。」回凡後，小妹曾向她的千金問起此事。她的千金傷心地說：「我母親確實是自縊的。那時她生了重病，全身乏力；吃藥、吃粥、解便都要人在旁服侍，又加上我嫂嫂的不孝，故一時想不開，才解下腰布自殺。本來，誰也不知死因，後來家人到豐原求問神明，神明才指明此事。」所以，輕易自殺的罪過是很重大的，記得獄官還表示過，現今的社會上，有些駕駛人，街道上横衝直撞，速度驚人，將來亦要受刑，因爲他非但不珍惜着自己安全，且還輕視他人的生命。

(十五)休教形相入心　寃鬼恨人無情

詩曰：天運迭轉末三秋，三災八難遍地流。
九九浩刼君憂否？救世惟憑大道舟。

再曰：切莫笑我半俗僧，聖凡兼修合道情。
　　不使慾性亂佛性，應可人心證佛心。

三曰：學道修身悟本源，山明水秀彩雲間。
　　長生不老本虛傳，自性空靜方眞仙。

不久，小妹又到另一條獄道；忽見一大群身材好姣美的小姐，徐徐地走在前方，其行走姿態有如飛飄一般，脚無着地。好奇怪的女子，不知有沒有相識的？」於是小妹就跟了過去。甚是奇怪，小妹行進的速度快，她們就快，小妹用走的，她們就慢了下來；眼看快要趕上，她們却已進入了一棟大房。小妹正要隨入，却被　祖師喊住：「且慢，不可進去。」「　祖師呀，眞高興看到您，剛才　祖師去那裏呢？」「沒去那裏？就在妳前後左右。」小妹說：「那裏有？我怎沒看見？」「哈哈！仙佛的化身，可有可無，可大可小，可隱可現，見不到的，就可以說沒有嗎？」「哎！　祖師您看裏面小姐人家正在搶奪服飾呢，爲何如此？」

祖師說：「形由心轉，世人心着何處，將來卽可能轉生何身。這些人在世於時候，就是過份貪美，整日塗抹艷妝，浮華打扮，現在正要去轉生蝴蝶身哩！」「

唷，作蝴蝶呀！」「是啊，蝴蝶的花紋最美最漂亮，誰都欣賞！」所以咱們志於修道的人應該認識這一點，心要放空或一心向道，否則難以返鄉。記得曾有一本善書這麼記載：古代有一位僧人，性雖溫和慈善，不過性好養馬，極欣賞馬兒的雄壯威武。去世後，應可往生西方，但是他沒有；他去走大「馬」路，轉世馬身。為什麼這樣？馬相「入心」，形由心轉。這只可以恨自心太着迷了。

却說小妹聽了 祖師的話以後，心中便想：「 南海古佛說我被金錢所迷，那以後我會作什麼？」不料 祖師開口就答：「心若着在錢財，將來就作『守財奴』好了，專積錢給人家花！」小妹頓時面紅耳赤，不知所措。一下子，路上來了二位地府魂民，一位說：「××兄，我要走了，以後你要自己照顧自己。」另一位就說：「我知道，××兄你走好，不要走到別道去喔！」「不會啦，我找那個婦人已經找三、四月了，決對錯不了，再會！……。」小妹問：「那個人好像要去轉世。」「是的，人本有情有義，這是朋友間的惜別，並不奇特。」「哎呀，祖師您看那六個。」六魂的臉，殘缺恐怖，有的只剩一口嘴巴或一隻中間的大眼，有的一邊白臉一邊黑臉，前面的一位則是鮮血淋漓，手執黃旗，大叫大罵「祖師慈悲，他們要去那裏？」「他們要去捉人。那位鮮血淋漓的鬼魂，乃是被一位狠心的駕駛人所撞死；死後怨恨不甘，在冥王處控告成功，故手執令旗，

到凡捉仇。」「哎呀，　祖師呀，又來了一個。」「那是餓鬼，若人生在世，貪吝財物，一文不捨，或只圖自身享受，不管他人死活等，將來卽受餓鬼之報，肚大如鼓，頭大如斗，身瘦如柴，長受極餓之苦。走吧，他已走近，否則他會向妳伸手要東西哦！」「　祖師呀，他怎麼都走在路旁呢？」　祖師說：「餓鬼最習慣走在小路。妳若夜行小路，忽感陰冷，那就是你和餓鬼相碰所致。這還不恐佈，餓鬼若站在你的旁邊，那麼，你再飽都會餓喔！」「眞的啊？嚇人哦！」到底祖師是說眞的，或是開個玩笑而已，小妹亦是不知。「　祖師慈悲，地府太恐佈了！聽獄官說，這裡還有抽筋、挖眼、切腹、斷肢、鋸體等種種酷刑，我好怕，回去吧！不要再看下去啦！」「好好好，不過，我還想去看人家享受冷氣和暖氣的情形，妳要不要隨行？」「眞有那麼舒服的地方呀？好，去！」

(十六)妓院鐵狗橫行

轉輪台前註命

詩曰：午未交替白陽年，力行外功應為先。
　　窮古有如插秧稻，看來退步實向前。

再曰：儒道眞詮一貫通，無私至理大千同。
　　老君八一亦如此，三藏佛典一句亡。

三曰：儒行儒志儒心腸，道風道骨道文章。
　　一心只在大道上，九品台上蓮飄香。

一路上，小妹只是隨行；不曾超過　祖師。「咦，路旁這間是用來做什麼的，怎麼狗吠不止？」於是走了過去看個究竟；那門上寫著「娼妓院」三字，「咦，地府也有妓女院呀！嗯，不對！好像有人在哭號。」往窗內看過一下之後，嚇得小妹連忙拔腿就跑，不敢多看。其實，那怎會是妓花院；裡面的女子全是薄衣薄褲，手脚不但被二條尺餘長的鐵鏈拴住，更有大黑狗在她們身上亂咬；個個血肉淋漓，全身抖動，哀號不絕。所以說，若有煙花女郎，不潔自身者，死後即要受此酷刑，不得放鬆。試想父母生我此身，育我此身，愛我此身，如今怎能以此

身供人邪淫、供人踩躪呢？所以，就是會窮死餓死，也決對不可操此賤業才是。「咦！祖師啊！前面好多人在排隊，我們要不要排？」「不可以排，這裡就是所謂的轉輪台，衆生欲投生六道，皆由此進入。」「噯唷，還會打架哩！打到身上咚咚地響，眞像打鼓。」小妹仔細看了一下，才發現打架者，不是穿著官服，就是穿得十分華麗的人，而那些穿着十分破爛，或跛脚缺手的人，則不會爭先恐後，而且面帶憂愁。由此可見，世人的迷昧，似乎有點先天的性質存在。一會兒，鬼卒趕到，拿起鞭子就抽，「爭什麼爭！世間眞的那麼好嗎？慢幾分鐘就忍耐不住啊！」打架的人哭了一哭，便又乖乖地排好，男女老少，士農工商，有的官服西服，有的披毛載角，一列一列徐徐前進。每一個人的胸前，都繫着一塊大牌，牌上的字目甚多，如輪廻者的姓名、年壽、出生年月日時辰、出生地點、父母姓名、家庭環境、妻（夫）名、兒女數目、積財多寡、美醜高矮、某年某日將發生何種事故，事業地位等等，都註得一清二楚，絲毫不差。俗語說得對：「萬般都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」「只恨枝無葉，莫怨太陽偏。」所以說，我們不應常常抱怨：「哎呀，我怎麼這麼矮醜？這麼窮困………。」反而應該自我檢點一番，「我會這麼醜矮，是不是我往世心地凶惡，欺凌輕視他人呢？會這麼窮困，是不是我往世一文吝捨，不濟貧困…。」檢討之後，就應多行方便，多造功德，以補以

往之過。當然，富貴、俊美、高大的人，更不可生驕傲之心，亦應多助貧困，力行慈善，以免來世得到相反的苦果。「求　祖師慈悲，古人常說：『七分命，三分運。』『人在作，天在改。』這是怎麼講？」　祖師擧了一例說明之，譬如某甲往世累積的功過相抵後，剩下一百功；假設地府判他下凡以後，可活四十歲，下等人，二十歲時缺脚一隻。那麼某甲下凡二十年內，若知修身行孝，多作功德，重則可以免除殘廢之厄，輕則可以免除斷脚之苦。又四十歲當中，若某甲能體天行道，立功立德，則他可能活到五十幾歲，甚至六、七十歲。反之，若某甲是一個爲非作歹之人，也許十八歲就遇斷肢之厄，或三十歲即告死亡。後來，小妹又問：「　祖師慈悲，聽說地府有一個很奇妙的孽境台，爲何我來了這麼久，不曾看見？」　祖師說：「那座台位於冥府的第一殿，台上寫著「孽鏡台前無好人」七字；罪魂一到孽鏡台前，馬上發生電流作用，其在世造罪的實況，便會一一重現出來，使他俯首認罪，不敢狡辯，」　祖師說到這裏，小妹心下暗想：「咦！不可能呀，事情經過了那麼久了，怎可能還會重現呢？」　祖師大笑曰：「虧得妳還是今日科學時代的人。電影妳一定看過吧！十幾年前所拍演的戲劇，不但以前、今日可以放映，就是幾十年幾百年後，照樣可以重播，而且一清二楚，絲毫不差。而每個人自己頭上的三尸神，就是一架無形的攝影機，人之善惡言行，

它都一一收錄。……。」所以古人常說：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」世人的一舉一動，都在自己的三尸神監察之下。作善不會白作，作惡也不要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。現代人不信有孽境台，就如同古代人類不信有電燈、汽車、飛機一樣。雖然目前看不到，但我們若以推理的方式推測，我想，你便會相信它是存在的。「感謝　祖師慈悲，我們快去吹冷氣和暖氣吧！」「才不是呢！我們只是要去看風景而已。」

(十七)開葷陰山有份

祖師臨別寄語

詩曰：祖師臨別慈話留，吩咐衆人大道修。
　　一日脫下生死殼，回返聖鄉消遙遊。

再曰：一心修眞合時機，親朋笑我是道迷。
　　浩刼掃世七七後，道人復活稱稀奇。

三曰：金雞三唱白陽開，彌勒世尊下凡來。
道傘涅槃閃光後，方知你呆或我呆。

一路上，小妹還是在後隨行，不敢走在 祖師的前方。不久， 祖師忽啓開金口說：「到了，就是前方那一座。」這座刑場的門十分特殊，獄口與刑地約有四十五角度。只要犯人一到獄口，即被獄官推落，滑下漆黑的刑地。 祖師帶着小妹登上獄場上方後，便說：「妳注意看刑地的人。」頓時 祖師施用妙法，照明獄中一角後，方見犯人只穿着微薄的衣服，個個冷得直抖不停。呼！差得好遠，那有什麼「避暑」「避寒」勝地，原來這裏就是一會兒風一會兒火的「大陰山」。 祖師表示說：「咱們拜佛、清口的人，最怕的就是殺害衆生性命，冤孽不休。不論是道親、僧尼，或是道士、居士，清口後若再開葷，死後必墮陰山，難見天日。……唉，我們回去吧！」

回凡的途上， 祖師便一直交待說：「妳回凡以後，一定要極力地成全衆人；有清口的道親，不論如何，一定要持之以恒，千萬不可開葷。有求道的人，金線、佛堂千萬不可斷失，不論現在、未來都有很大的好處。浩刼將臨，生死大事爲要，不要在執迷不醒了。」「黃小姐，入地府就不可以再出地府，爲什麼這次

你能隨進隨出呢？其目的就是要讓妳了解到，違逆三綱五常、四維八德的下場是如何？又求道後，沒有修眞的情形是如何？覊在一間，期待子孫的救拔，你想，可能嗎？告訴妳孽鏡台的情形，就是希望妳能了解，世人犯罪，決瞞不過自己頭上的三尸神，死後只要在台前一照，所有罪行，卽如影片重播一般，一一現出，狡賴不得。讓妳去看轉輪台，目的就是要妳了解到，萬般皆是定數，只要盡力而爲，不愧我心就好，不必怨恨強求。帶妳去看陰山的目的，就是要讓妳知道，清口後又開葷的下場如何？……。」「還有，應該只有神魂才能上天堂，爲什麽那次妳能在天堂跑來跑去？仙佛的目的何在？就是希望妳能告訴大家，求道修道，以後回鄉的情形是如何？有功德但內功未足者，將來又是怎麽樣？就是還要在修煉所精修一番。還有道義不明，禮節不會的情形是如何？就是還要再重新學習。還有忘失三寶或無功無德的道親，將來三關九口對案，不能過關時，其情形如何？忘失三寶的，就是會嚇得面如土色。無修不善之人，關前卽被點名帶下地府。千萬不可想說，『我已經求過大道了，或我的某某人在任什麽重職，將來一定能回去。』其實，這是妄想。一定要有修爲才行；有修，絕對可以回去。又爲什麽要給妳介紹九品蓮台的情形？就是希望妳能告訴大家，趕快堅定道念，精進不懈，不可以爲有修沒修，沒人知道。」

祖師接着又說：「自己渡的後學，一定要

盡心盡力的去成全，不要讓他有退道之心。否則，將來他會纏你後腳，累你不能了道；不但道親要成全，就是沒有求道的人，也應多加勸化，使他多結聖緣，多種善根。還有一點，希望道親也都能了解；就是咱們所得所修的，確實是維皇上帝垂降的金線，是『道眞、理眞、天命眞』的先天大道，千萬一定要好好把握，不可放失。

皇中和諸位聖佛仙眞十分地盼望，大家早日了道歸眞。妳一定要記住，道親要成全，不准再對道親說，自己在作夢或是看卡通喔！很多事情妳回去問，問後若是吻合無差，妳就講！」

半途，　祖師還帶着小妹看過了許多歸位道親過去的因果，以及其修眞的過程。其目的一、是要讓小妹知道因果和人的關係；若人是形，那因果就是影子，形影的相隨，就像因果纏人一般，永遠解脫不開。人若不能踏出因果的對待理，了道無期。二、是要讓小妹了解到，過去修成的道親，個個都是任勞任怨，任考不倒的棟樑，個個都是內外雙修，精進不退的修道人。後來，祖師才帶小妹回堂，經過一陣的昏迷後，小妹才又徐徐清醒過來，定神一看，方知魂魄已回凡身。

(十八)先得後修妙道　有緣佛子快行

詩曰：自身靈谷雖知明，日日莫離聖賢經。
　　末到山窮水盡處，攜抱作伴度光陰。

再曰：中垂金線在中華，佛光要引有緣家。
　　修眞自登菩提岸，功圓果滿坐蓮花。

三曰：口齋身齋兼心齋，道德能修是仙才。
　　揹得自身十字架，好把菩提妙果栽。

古代的修道人若想了道歸眞，就必須「千里求明師，萬里求口訣。」而現在欲求大道口訣，爲什麼會那麼的容易呢？這就是希望說，「先得而後修」的道法，能使世人比較好修，能使修士的信力比較堅定等。所以，我們既得眞道，就應該好好修持。有修，不但絕對可以回鄉，而且還可以福蔭祖先超昇，或在講經所

聽聞　地藏王菩薩的說法。決不要聽人家說「邪教啦」，「捉來關喔」，就退了道志，不再親近佛堂、道親了。像民國五十幾年之時，馬先生、吳先生考得道盤亂紛紛；當時被考倒的道親，如今雖十分後悔，有的跑來向壇主、前輩認錯懺悔，不過已經累了祖先的墮落。上幾回考倒的並不算多，最多的還是這回　王前輩之道考；一大群道親的祖先，再由聽經所加鏈回牢。「嗚……我在這裏聽經不是好好的嗎？爲什麼又要我回牢，我不要！我不要！」一面哭駡一面掙扎，十分不甘。那種的無奈，那種的悲傷，令人爲之感慨萬千。所以，咱們要趕快修，趕快努力，說不定自己的祖先，正在地府等待自己去救拔！

上天和仙佛眞是慈悲，能讓小妹走這麼一回，否則，小妹眞還三心二意，「嗯？這道眞如此寶貴嗎？有修，眞的就可以回去嗎？……。」所以，像小妹過去那種的想法作法，要回返理境，可以說十分困難啦！說起來很慚愧，這事早在一月卽已發生，爲什麼偏偏要留到現在九月才講呢？就是因爲小妹自愧無修，怕人貽笑，故才有如此現象。今天要不是受　前人的鼓勵，恐怕小妹也不敢上台講出，所以眞是慚愧之至，眞是對不起大家。今晚，實在讓大家太委曲太辛苦了，小妹不知怎麼感謝才好。最後，祝福諸位乾坤道親

聖凡如意　快樂圓滿

